



风满中山陵

□ 张献丹

这条梧桐道上流淌。

到了广场,映入眼帘的是牌坊上先生手书的“博爱”。博爱体现了先生宏大的人文情怀,家国天下的宗旨理念。透过这两字,仿佛看见他为求得民族自由与平等呕心沥血的样子。“国父”二字,先生当之无愧。在博爱坊前拍了合照,便继续向前。前路松柏苍翠,行道静默。

前面有石阶392级,代表着那个年代中国三亿九千两百万同胞。这些台阶是用花岗石砌成的,从下往上看,只见台阶不见平台,从上往下看,只见平台而不见台阶。我抬头远望上面的祭堂时,想起一张老照片,黄埔军校的人伍官兵在中山陵石阶前的合影,现只留下“中山依然在,不见黄埔人”的叹息。

登了顶,回头一望,果真是览山小,梧桐伏,南京城池尽收眼底。一百年前,先生还在为国共合作而努力,在1924年,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,实现了国共第一次合作。那时候的中国还处在北洋军阀统治下,政治日益腐败,民不聊生,和现在的太平盛世、河清海晏形成强烈对比。

先生和鲁迅先生很像,

都是学医,都是目睹中华民族有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险而弃医另寻出路,始于对国民苦难的同情,从“救人之仁”到“救世之仁”再到“救国之仁”,爱国主义精神贯穿了两位伟人的一生。看着熙熙攘攘的游人,望着繁华富庶的南京城,想起先生“世界潮流,浩浩荡荡,顺之者昌,逆之者亡”,这是先生已经知道资产阶级救国之路行不通后发出的感慨。如今,想必先生泉下有知,也可瞑目了。

遥望紫金山,远眺南京城,我走过了“博爱”,走过了“天下为公”,走过了“三民主义”,走过了“九州大同”,也走过了三万万同胞的臂膀。登上紫金山的山顶,站在先生墓前,我眼含热泪。

今天的中山陵不单单是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个人,它如同吕彦直先生的设计一样,成为了中国国家历史记忆里的一口大钟,时刻提醒着我们铭记历史。如先生说过的“惟愿诸君将振兴中华之责任,置之于自身之肩上。”

南京中山陵,石阶三九二。山静似太古,先生长眠处。离开时风清气满陵园路。

早年,孙中山先生在紫金山说:“他日我辞世后,愿向国民在此乞一抔土,以安置躯壳尔。”我仰慕先生,内心一直有一个坚定的想法:去南京,去中山陵!这次国庆,我遂了愿。

这是一座园林式陵墓,依山而建,坐北朝南,西邻明孝陵,东毗灵谷寺。在紫金山长眠的不仅有中山先生,还有孙权与朱元璋。中山陵平面图呈一警钟形,寓含先生“唤起民众”之意。中山陵设计师吕彦直在一笔一笔画下设计图时在想些什么呢?是不是在思考,究竟要怎么设计,才能体现先生的宏图大略?

乘坐观光车进去,一路的法国梧桐高耸仿佛入天,似是先生守灵。梧桐静默地陪伴在这,守护在这,一股肃穆之感油然而生。游人也安安静静,仿佛怕打扰了中山先生的沉睡。我们不约而同地拍照,记录陵园路这一刹那的静谧美好。照片定格的一瞬间,仿佛框住了百年前的风。历史的沉淀,时光的质感,都静静地

再读《与朱元思书》

□ 邵小武

友人说去富春江,我慨然应之。

读过吴均《与朱元思书》的人,都知道富春江之名。四十年前我读此文,才知天下写山水可如此优美,如此入胜,如此令人心往,如此使人心醉!四十年后,经过岁月磨炼,人事沧桑,尤其是波涛急流,江宽水缓,更对此文感到亲切,感到味远,感到情思无限。

文首尤佳:“风烟俱净,天山共色。”自然有风烟,人间有风烟;自然的风烟,为山川云聚云散;人间的风烟,谓世道世俗或清或浊。风烟俱净者,风乃清朗之风,烟乃清明之烟。天地一派风清气朗,故曰天山共色。山亦苍苍,天亦苍苍,水亦苍苍,苍苍然一体,苍苍然无穷。此等干净融通境界,无论你是顺境,亦或逆境,谁人不爱。

下言:“从流飘荡,任意东西。”世界从无文明规则到建立文明规则,是人类之大幸也。人存于世,无人不

从流,或从顺流,或从逆流;或从清流,或从浊流;或流于形式,或流出灵魂。人若不下流,不二流,逐清流,追一流,而随意飘,随意荡,或东或西,或南或北,然不变根本方向,不变终身旨趣,随人间大道之流而行,此乃真人生、真名流也。

于是高迈一呼:“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,奇山异水,天下独绝。”山奇水异,普天之下无可匹敌。譬如水:“水皆缥碧,千丈见底。”譬如鱼:“游鱼细石,直视无碍。”譬如湍浪:“急湍甚箭,猛浪若奔。”譬如山峰寒树:“夹岸高山,皆生寒树,负势竞上,互相轩邈,争高直指,千百成峰。”譬如激泉鸣鸟蝉猿猿叫:“泉水激石,泠泠作响;好鸟相鸣,嘤嘤成韵。蝉则千转不穷,猿则百叫无绝。”譬如飞鸢俊杰:“鸢飞戾天者,望峰息心;经纶世务者,窥谷忘反。”美景如画,天籁如诗,沉迷于此景,消融于此境,归化自

然,升华人生,是为大化也。

结尾则妙:“横柯上蔽,在昼犹昏;疏条交映,有时见日。”秀山有林木上蔽,人间有凡尘遮挡,故言身处幽林,白昼犹若黄昏,阳光并不刺眼,颜色亦非单调。加之森郁之林,百密有疏,云移林稀必见阳光如箭,故唐王维曰:“返景入深林,复照青苔上。”一切皆是若有若无、若隐若现的幽默、美好,使人总觉得人间永远有温暖,永远有希望。

青少年时期未出方圆三十里的书生,以为吴均乃天外仙人,远矣,逸矣!后才知吴均是浙江安吉人,安吉离家乡苏南甚近。又知吴均是梁武帝时代的人,梁武帝萧衍是吾乡武进的先人,万绥是齐梁故地的核心地区;昭明太子萧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高峰,也使我们江南尤其常州拥有东南一流的文采风流。这样想着,我与吴均的心情越发近了。

秋天里的一棵栾树

□ 路竹

我是秋天里的一棵栾树
与夏的花开金黄挥手作别
同秋的粉嫩浪漫张臂相拥
一半是夏
一半是秋

我是秋天里的一棵栾树
与秋风一舞蹁跹
逗引过路的人儿驻足留恋
一半是花
一半是果

我是秋天里的一棵栾树
在秋雨中静默
看过了山野万里,看过了河流无数
一半是风
一半是月

我见你在发光

□ 盛燕双

在40摄氏度高温的工地
滚烫的石板上
坐着汗流浹背,面色黝黑的你

偶有一阵南风
拂过浸湿的额头
你才拥有短暂的惬意

磨破的血泡,缺损的指甲
高楼由你一块砖一块砖垒起
城市在你的手中一点一点改变

你说你灰尘尘的
可我见你
在发光



《赏菊》钱新明